

死城（上）

内容简介

“死城”是震慑武林的恐怖之域，那里隐藏着武林极大的秘密。

宇文烈奉师命下山，才入江湖，迭遭奇遇：“死城”强迫十二大门派各以本派不传秘技换回被擒的掌门人；诛心人屡次救他脱险，知道他的身世而不相告；救他性命的武艺超群、美绝人寰的绿衣少女，竟是师父仇家之女；他被人抛入“万虺谷”，竟巧吸金冠银虺之血，遇三界魔君而获半片“禁宫之钥”；禁宫公主强迫他与其女成亲，……他的遭遇似乎都与“死城”紧密相关。

为解身世之谜，为了武林的安危，他决定闯“死城”。这个刚刚步入江湖的年轻剑侠，命运将会如何呢？

死城

第一章 换命

这是一座无涯无际的原始榛莽，参天巨树夹杂着藤蔓荆棘，盘缠虬结，形成了一片绵密的树海，像是一个整体。林缘，正对谷口的方向，是一块亩大的平场，一条通路，伸入林中，由于树幕遮天，这通路变成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，黝暗阴森，目力奇佳的高手，也只能透视到十丈左右，十丈之外，便是漆黑一片。

道口，一方巨大的石碑，上刻“阴阳界”三个怵目惊心的大字。界碑之外的平场上，默坐着近百人，僧道俗尼俱全，一个个面色凝重，垂头低首，像一尊尊的石像，不立不动。

此刻，日正当中，但场面却显得死寂阴森，似乎日头也失去了阳和之气。蓦地，一声凄厉刺耳的长啸从林中传出，虽是大白天，仍使人有鬼气森森之感。所有的人，纷纷立起身形，除了脸色转为悲愤惊惧之外，仍没有半丝声音。

啸声余韵未了，乌暗阴沉的林道中，幽灵般飘出一条白色人影，眨眼工夫已到了那块界碑近旁，悠然刹住身形，现身的赫然是一个身披重孝，手持哭丧棒，面如血色的中年汉子，目中闪烁着冷酷阴残的光焰，恶形怪状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人群起了一阵轻微和浮动。身披重孝的汉子，环扫现场一周之后，阴恻恻地道：“各位如约而至，谅来礼物都带在身边了？”声音阴冷得不像是发自活人的口。人群中没半个答腔，空气似乎已凝结住了。

身披重孝的汉子，瘦削的面皮一阵牵动，分不出是哭是笑，自顾自地又道：“本人‘东门守望使崔浩’，奉城主之命主持今天的交换事体，现在请各位按唱名顺序报名献礼！”话声中，哭丧棒向空一扬，昏暗的林道中人影又现，只见十几个黑衣劲装汉子，次第现身，每人肩头扛着一口白木棺材，径自走到东门守望使崔浩的身后，放下棺木，然后垂手伫立。

棺木一共十二具，整齐地排成一行。

人群中立起骚动，一个个面色惨变。当中一个身披大红袈裟的老和尚越众而出，高宣一声佛号，激动地道：“崔施主，这棺木之内……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冷冰冰地接口道：“十二位掌门人！”

一个虬髯头陀声如闷雷似地吼道：“什么？十二门派的掌门人业已入棺……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淡淡地道：“不错，进入死城的人等于踏入丰都地府！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不过，到了‘阴阳界’之外，就算还阳！”

众人同时松了一口气。

第一口棺材之后的黑衣劲装汉子高唱一声道：“少林掌门人慧果。”

那原先发话的老僧上前两步，合什道：“贫僧少林监院了凡，已携有敝派至宝‘降龙经’，交换敝掌门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阴森森道：“请交与本使者一鉴真伪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敝派尚不屑于鱼目混珠。”

“嗯，这一点本使者信得过，献经吧！”

“贫僧请先见过敝掌门人！”

“这……好，出界还阳！”站在棺木之后的黑衣劲装汉子，托起棺木，

跨步“阴阳界”界碑之外，然后放下棺盖……

所有各门派高手的目光，全集中在那具盛放着少林掌门存慧果大师的棺木上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口边，有的额上竟紧张得渗出了汗珠。工夫不大，棺木中颤巍巍地立起一个白眉老僧。监院了凡合什躬身道：“弟子参见掌门法驾！”

少林掌门慧果大师骇异莫名地朝现场一扫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监院了凡激动地道：“寺内接获此间城主传柬，今日此时，在此地以本派‘降龙经’换取掌门人……”

慧果大师脸色遽变，厉声道：“以本派传经之宝换取本座的生命？”

“是的，掌门人一派之尊……”

“住口，本座被擒为‘死城’阶下之囚，业已辱没少林百年来之清誉，使全寺蒙羞，若再以派中至宝求取苟全，将何以对列代祖师在天之灵，了凡！”

“弟子在！”

“立即携经返回少林，经在人在，经亡人亡！”

“掌门人……”

“不许多言，这是本座最后一次谕令！”监院了凡惨然变色，全身簌簌而抖。东门守望使崔浩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了凡和尚，时间不待了！”

监院了凡进退失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地，少林掌门慧果大师跨出棺木之外，就地跌坐，阖目垂脸，脸上浮起两朵红云，微哼声中，五官同时溢出鲜血。

所有在场的高手齐齐发出了一声惊呼。这一代高僧为了门派声誉，竟然自断心脉而亡。监院了凡蹬蹬蹬连退数步，面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着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僵尸般的面上，居然现出了骇然之色，少林掌门此举，可能太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
立即有四个虎面僧人，越众而出，满面悲愤之色，向界碑之前欺去……

了凡袍袖一摆，阻住了四个弟子，自己则举步向慧果大师遗体走去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沉声喝道：“大和尚意欲何为？”

了凡似是竭力抑制冲动的情绪，语带激愤地道：“敝掌门业已圆寂，贫僧……”

“要带走遗蜕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施主有何见教？”

“如要带回尸体，仍然要以‘降龙经’交换！”

四个少林弟子早已按捺不住，虎吼一声，扑上前去……

“回去！”暴喝声中，那守伺在棺旁的黑衣劲装汉子，扬手劈出了一道排山劲气，劲风雷动之中，四个虎面僧人，竟然被硬生生地迫回原地。一个无名小卒，能在举手之间迫退四个少林高手，“死城”的武功，的确高得令人恐怖。所有在场的高手，莫不在心里打了一个冷颤。

少林监院了凡手握“降龙经”，战抖不已。他不能弃掌门遗蜕于不顾，但如交出“降龙经”，不啻把派中不传之秘技，助长奸人为恶，慧果大师岂非是白死了，左思右想，终究无法决定行止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阴冷地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可以退下去多多考虑，现在该轮到武当‘太虚真人’了！”

了凡率四僧退入人群，一个五绺长须飘指的中年道士，抢步上前，稽首道：“武当‘三阳’，已带有本门‘上清秘录’在此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贫道循少林之例，先见过本派掌门！”

“可以！”第二名黑衣劲装汉子，托起身前棺木，走到第一具棺木之旁放落地上，然后开棺，不久，棺内立起一个头戴九梁冠，身着玄色道袍的老道。这老道正是武当掌门“太虚真人”。

太虚真人显然也不明究里，愕然四顾之后，迫视着三阳道人道：“来此何为？”

三阳道人铁青着面孔道：“特来恭迎掌门人回驾？”

“回驾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手捧何物？”

“上清秘录！”

“这是本派重宝，你敢……”

“弟子赍长老之命，以此作为换取掌门人回驾的献礼！”

太虚真人目射厉芒，再次遍扫全场一周，最后目光落在身侧少林掌门慧果大师的尸身上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本座明白了，一年之前，‘死城’派出高手，劫持各门派掌门人，目的就是要以之作为交换各门派不传秘技的人质，慧果道兄做得好，三阳……”

“弟子在！”

“武当清名，不能毁于本座之手，退下去！”

“掌门人……”三阳道人话声未已，“太虚真人”的手掌已拍向自己的“天灵”。众高手惊呼声中，“太虚真人”的尸身缓缓倒回棺木之内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生气全无的脸上已变了色，口中却发出一连串使人毛骨悚然的狞笑，手中哭丧棒一挥，厉声道：“时限所迫，本使者不能一一答理，启棺！”另十名黑衣劲装汉子轰地应了一声，揭去了十副棺盖。场面呈现空前的紧张。

十具棺木之内先后立起九条人影，一道、二尼、六老者。最末一具棺木却无动静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森冷的目光一扫九个棺中人，大喊道：“各位都是一门之长，本城曾屈留各位一年的时间，现在各派如照本城柬约，献上指定的礼物，可以换取自由，‘少林’，‘武当’两掌门人无意还阳，业已自决，各位如有什么打算，请立即表示，否则按顺序交换！”

一道、二尼、六老者一阵面面相觑之后，其中响起数声悲啸，一尼两老者运掌自决，栽回棺中。高手群中又是一阵沸腾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狞声道：“好，‘峨嵋凌云师太’、‘青城神剑南宫仁’、‘华山断云手莫宇’，自愿追随少林、武当两掌门之后，其余各位谅无异议了，现在开始献礼！”

于是崆峒、衡山、泰山、太极、邛崃、点苍等六门派，先后交出了传派之宝。人影在浮动中逐渐减少。最后，少林、武当、峨嵋、青城、华山也终于悲愤无已地交出了备妥的秘笈，所不同的是这五门派接回去的是五具尸体。

人影散尽，场中剩下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白衣劲装佩剑少年。白衣少年

剑眉星目，猿臂蜂腰，秀逸之中带着三分粗犷，只是他面上如罩寒霜，阴冷之气，实在不亚于那恶形怪态东门守望使崔浩。

此刻，他凝目注视着最后一口虽揭了棺盖而无人出来的棺木，面上的寒气却愈来愈重，隐约中透出了层层杀机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打量了白衣少年一阵之后，阴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是‘桐柏’门下？”

白衣少年目光转向了崔浩，以更冷的声音道：“不是！”

“什么，你不是‘桐柏’门下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来此则甚？”

“代‘桐柏派’赴约！”

“报名！”

“宇文烈！”

“桐柏老人与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武林同源，就这么点关系！”“哼，难道‘桐柏派’的人死光了，要你代表赴约？”

“阁下猜得不错，几乎死光了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微微一怔之后，道：“无字真经带来没有？”

宇文烈依然不疾不徐，冷得不带丝毫情感地道：“当然带来了！”

“拿出来吧？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桐柏老人！”

“你可以领一具尸体回去！”

宇文烈目中寒芒大炽，厉声道：“尸体，什么意思？”“换命的期限是一年，‘桐柏老人’逾限三日，已无法还阳了！”

“贵门手段够辣！”

“小子，你莫非想找死？”

“在下还不想死！”

“如此，把‘无字真经’交出来。”

“柬约是献经换命，人死，为什么还要献经？”

“换尸！”

“对不起，在下不想完成这交易！”

“那你就把命留下！”

“在下说过还不想死！”

“可是你已经死定了！”

“未见得！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有什么可笑？”

“武林中敢以这种态度对老夫说话的，数你第一人！”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嘿嘿，小子，你真是不知死活！”随着嘿嘿阴笑之声，东门守望使崔浩扬掌向宇文烈挥去。

宇文烈正待举掌还击，忽地发觉对方这一掌无声无臭，半丝劲道都没有，看来似是虚晃作势，心中不由一愣，正自不解之际，只觉一股寒气直攻内腑，

顿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噤，暗叫一声“不好！”再度提气时，寒气突向经穴流窜，有如针扎剑刺。

东门守望使崔浩轻蔑地道：“小子，你还有四个时辰的生命，现在交出‘无字真经’，领走‘桐柏老人’的尸体，老夫好回城交令！”

宇文烈一颗心直往下沉，但表面上仍不动声色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受托以真经换人，而不是换一具死尸！”

“可惜你迟了三天！”

“各大门派均在今日午时……”

“桐柏派稍有不同，柬上已有说明！”

“该派遭遇意外……”

“那是桐柏派的事！”

“三日之差，而毁了一派掌门，这种作为人神共愤……”

“小子，‘死城’铁律，只一不二！”

宇文烈双目几乎喷出火来，切齿道：“好，桐柏老人遗体请妥为保存，在下有一天将再来拜访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不屑地道：“可惜你永远不会再有这一天！”

宇文烈冷冷一哼道：“在下不死，会来收这笔帐的！”

“但你却非死不可，四个时辰之后，必然名登鬼录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缕极细但却十分清晰的语音，传入宇文烈的耳鼓，显然有人以传音入密之术向他发话，从这丝丝如钢的语音看来，对方功力相当深厚。“小子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立即交出‘无字真经’，换去桐柏老人的尸体，否则尸既不能全，经也不能保！”

宇文烈大是骇然，这发话警告自己的是谁？心念甫动，那声音又起，意颇焦急。“小子，你已中了‘死城’独门阴功‘冰魄煞’，四个时辰必死无疑并非虚声恫吓，目前你切不可妄动真力，否则两个时辰都活不到！”

宇文烈寒气大冒，死亡的阴影立笼心头，但冷傲孤僻的性格，马上否定了死亡的恐怖，他的手指按上剑柄，蓦然一提真气，立感全身虫行蚁咬，砭骨寒气，穿经过穴，那种痛苦，简直不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，额上顿时爆出了粒粒汗珠，筋肉急剧地抽搐绞扭，眼前金花片片。

他废然地垂下了手，心灵的痛苦，犹在肉体之上，他明白出手已上不可能了。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重伤垂危的少女，耳边响起那断肠的哀鸣：“苍天！神祇！给我力量，让我在赎回爹爹生命之后再说……”“我要死了，我死不瞑目啊！妈，你死而有知，为什么不……”“我信任你，我等待你，别让我在绝望中死去！”

骤然之间，他作了最大的决定，伸手取出了“无字真经”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阁下，我宇文烈如果不死，要加倍讨还这笔帐！”

东门守望使崔浩面上的肌肉微一牵动，接过了“无字真经”，狞声道：“小子，但愿日从西出，有这种奇迹发生，请吧！”

宇文烈咬牙从棺内抱出桐柏老人的尸身，背在背上，踏着踉跄不稳的步子，向峡谷之外奔去。奔行了五里左近，背上的尸体愈来愈沉重，使他不胜负荷，冷汗，已湿透了他的白色劲装，步履由缓慢而逐渐迟滞。终于，他蹶扑谷道之中，欲振无力。他冷漠而生硬的面上，绽开了一抹笑意，但这笑是怆然的，像是对命运的嘲笑。

他半坐起身躯，以手撑地，眼望苍穹飘浮不定的白云，喃喃地道：“看

来那女孩子真的要绝望而死了！”蓦地眼前一花，接着身躯被人挟起，电掣而驰。

顿饭工夫，来到一密林之中，身躯落地，他才看清挟带自己的赫然是一个乡村学究模样的半百老者，面色晦暗，稍嫌阴沉，但两眼却泛散逼人青光，不但自己，连桐柏老人的尸体也一并带到了这林中。

遽然之间，他木然不知所语。

那老者熟视了他片刻之后，当先开了口：“小子，你叫宇文烈？”

声音入耳，似曾相识，他想起那以“传音入密”之法向自己发出警语的人，于是，他挣扎着站起身来，一抱拳道：“是的，前辈就是方才向晚辈提忠告的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“请问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老夫姓名早失，你……你……叫我‘诛心人’好了！”

“诛心人？”

“嗯！其身当丧，心亦可诛！”

宇文烈心中一动，尚未开口，诛心人已接着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中了‘冰魄煞’，最多还有三个时辰可活！”

宇文烈面露一丝苦笑，平静地道：“晚辈知道这一点！”

诛心人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怕死？”

“人力无法挽回的事，怕又有何用，只是心有未甘罢了！”

“什么事不甘心？”

“不甘心死亡来临过早，使许多心愿成空！”

“什么心愿？”

“恕无法相告！”

“可是，小子！你偏偏碰上了我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除‘死城’中人外，我可能是唯一能救你不死的人！”

宇文烈心中大是激动，心念一转之后，道：“前辈要救晚辈不死？”

诛心人一颌首道：“有此打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高兴这样做！”

“必然有其理由？”

“小子，你再罗嗦，我可能抖手一走。”

“晚辈必死之人，并没有一定要求生的奢望！”

“嗯，你的嘴倒是很硬。如果我说不出任何理由呢？”“至少须要有条件！”

“条件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说是无条件呢？”

“晚辈不愿平白受恩！”

诛心人眼中冷芒熠动，一捋颌下长须，愠声道：“小子，难道要老夫反过来求你不成？”

“晚辈没有这个意思！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只是不愿平白受惠，唯恐无法偿还！”

“老夫岂是施恩望报之人？小子，如果是在二十年前……”“怎么样？”

“老夫已一掌劈了你！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老夫要救你！”

“晚辈不接受呢？”

“那可由不得你！”话声中，一掌拍向了宇文烈。这一掌说快不快，但却奇诡绝伦，宇文烈寒煞攻心，真气不能提，竟然避无可避地被击中了“七坎”大穴，闷哼一声，晕了过去。醒来之时，但见红霞满天，已是黄昏时分，目光转动，诛心人踪影不见，身旁静悄悄的躺着桐柏老人的尸体。试一运气，但感经脉畅通，毫无不适之感，心中可就疑云重重了。“诛心人”到底是何许人物？何以武林中从未听人道及有这名号？他救自己的目的何在？何以又不辞而别，如神龙隐现？他说：“其身当丧，其心可诛！”是什么意思？世间十恶不赦，罪大恶极的人，说什么也不会用名号标榜自己是该杀的人，这完全超越情理之外，原因何在呢？

一声苦叹，结束了紊乱的思潮，只剩下了一个意念，便是欠了那神秘的“诛心人”一笔大恩。

夜幕降临，他想，这正是赶路的好时机，如果大白天他带着桐柏老人的尸体上路，难免惊世骇俗。于是，他负尸出林，认了认方向，专拣小路疾奔。

一路之上，诛心人的影子，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，驱之不去。他不相信相信诛心人会无缘无故地对他援手，尤其对方说过“除了我之外，世间无人能解这‘冰魄煞’的寒毒”，他何以甘冒与“死城”为敌之险来救自己？这决非偶然，但，他又叫人无法蠡测。

正行之间，突听一声冷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宇文烈不由暗吃一惊，马上刹住身形，一条人影已近身前，赫然又是那诛心人，对方在替自己疗伤之后，不告而离，现在又忽焉而来，的确令人莫测高深，当下剑眉一蹙，道：“晚辈先行谢过疗伤之德，将来必有以报！”

“事情过去就不必再提！”

“前辈有何见教？”

“你先把背上的尸体放落！”

宇文烈依言放下“桐柏老人”的尸体。

诛心人目光朝四下一阵扫掠之后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小子，老夫有件事请你办！”

宇文烈微感一怔，暗忖：来了，对方救自己果然另有用心，但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必涌泉以报，若非对方，自己早死于“冰魄煞”的寒毒之下，这事实不容抹煞。可是，如果对方要自己办的事是有背“武道”的事……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晚辈有句话事先说明！”

“讲吧。”

“晚辈受前辈救命之恩，若有所命，赴汤蹈火，在所有辞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如所命有乖道义纲常，晚辈恐难接受！”

诛心人嘿地一声冷笑道：“如果事实正如你所说呢？”

宇文烈一怔神之后，慨然道：“晚辈一命是前辈所救，仍请出手毁了晚辈，彼此互不相欠！”

诛心人拊掌笑道：“妙极了，小子，看来你与老夫确实投缘，老夫救你本是出于一时冲动，说过无条件就是无条件，至于要托你办的事，虽说不是武林空前盛举，但也并非小事，关系着当今各门派的盛衰荣辱，以及武林的命动……”

宇文烈不由悚然而震，口里发出了一声：“哦！”

诛心人又道：“老夫请你办这件事，会给你代价……”

宇文烈急声道：“既属正义之举，晚辈誓必完成，代价两字请收回！”

“那老夫救你岂非成了预谋？”

“晚辈不做此想！”

“不，老夫一言不二，除非你拒绝办这件事。”

“前辈何妨先谈事情本身？”

“嗯！……如此你听着。老夫身份特殊，仇家不择手段，必欲置我死地而后已，所似在老夫而言，生死难料……”说着，递过一个小小布卷，道：“你收下！”

宇文烈迟疑地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先收下，老夫再告诉你！”

宇文烈只好接过来。

诛心人沉重地说道：“这是老夫匆匆绘就的一幅图，图中打有‘十’字记号的地方，藏有一批东西，这批东西，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，当若干时日之后，武林中道长魔消，你可以按图发掘，照附柬行事……”

“前辈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老夫生死极难预卜，而这批东西却非处理不可，惟恐老夫一旦遭了意外，这批东西岂非永久沉沦，所以事先托你代办这件事！”

“为何不现在处理？”

“不能，那将为各门派带来不测之祸，非要等到武林承平之日，才能处理”

“晚辈可否先问这批东西究系何物？”

“老夫不能告诉你！”

“如若事情并非如前辈所料……”

“今后你我见面的机会可能很多，如老夫幸而留得性命在，这事情仍由老夫自行处理，这不过是一种未然之计！”

宇文烈低头思索了片刻，道：“晚辈答应！”

诛心人用手重重一拍宇文烈的肩头，道：“小子，一言为定，记住，时机未至，切不可从事，同时这幅图更不可落入他人之手，否则结果同样不堪想象！”

“晚辈记下！”“现在老夫传你一种功力，作为交换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不愿意？”

“晚辈尚欠前辈大恩未报，这件小事理应效劳！”

“你知道老夫将传你一种什么功力？”

“不管什么，晚辈不接受！”

“如果是一种足以抗御‘死城’绝技‘冰魄煞’的功力呢！”

宇文烈不由心中一动，但一转念之后，冷冷地道：“敬谢！”

诛心人一瞪眼道：“看来老夫只好收回那幅图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小子，老夫传你‘赤阳功’作为交换！”

“什么！‘赤阳功’？”

“不错，怎样？”

“晚辈听人说过这‘赤阳功’是一切阴寒掌力的克星。”

“你说对了，否则老夫怎能迫除你身中的寒煞！”

“晚辈心领了！”

“什么，你还是不接受？”

“受惠一次，已令晚辈有欠偿之感，岂能一而再……”

诛心人摇手止住宇文烈的话尾，道：“你身中‘冰魄煞’，经穴之中必有残留，比如说‘鹊桥’与‘重楼’之交，外力殊难达到，必须靠本身予以炼化，否则后患无穷，是以老夫决心要传你这神功，一立面也可以说是自私，因为老夫不希望你稍有意外，将来才能为老夫办那件事！”

宇文烈踌躇半晌之后，毅然道：“好，晚辈记下这笔恩情。”

诛心人微哼了一声道：“那是你自己的事，老夫不管。现在听老夫述出口诀！”说着，把口诀念了一遍，然后又道：“坐下，老夫助你速成！”

宇文烈依言就地跌坐，按所授口诀运气行功，一只手掌，轻轻地附上“天突”大穴，接着，一股炙热的劲流，冲穴而入……功圆果满，天已破晓。

诛心人道了声“后会有期”，眨眼而逝，身法之奇快，惊人至极。

宇文烈心中有如梦幻一般的感觉，把那个小布卷贴身藏好，然后负起桐柏老人的尸体，重行上道。

过午时分，宇文烈来在一座破庙之前。这破庙僻处荒郊，香火早绝，平常可说是人迹罕到的地方。

他高叫了一声：“曹姑娘！”寂然没有回应。

他一脚踏入庙门，再唤了一声：“曹姑娘！”仍然没有半点反应，一颗心不由忐忑起来。莫非她伤重不治而死了？莫非她不耐久候而离开了这破庙？莫非……

心念之中，疾步奔到殿堂之内，登时一室，果然不见半丝人影。

他与桐柏老人的女儿曹月英陌路相逢，因见她重伤将死，遭遇奇惨，动了侠义之心，慨然代她赴“死城”赎命之约，约定在这破庙相见，不见不散。现在曹月英人影已杳，倒叫他有些进退维谷。

呆了一阵之后，把桐柏老人的尸体放落在石供桌之前，然后开始在庙内搜索，希望能发现些蛛丝马迹。他判断曹月英主动离开的成分不大，因为她不可能不等待他回转，极可能的是遭逢了意外。

一年以前，桐柏老人在桐柏山中巧获一部上古秘笈“无字真经”，直至桐柏老人被“死城”绑架，传柬指定以“无字真经”作赎，事遂传出江湖，一些武林败类为了觊觎这部“无字真经”，公然血洗“桐柏派”，曹月英挟经而逃，几经恶战，终于走脱，但已重伤将死，根本无力去践约赎他父亲的性命，巧逢宇文烈，于是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把这部人人垂涎的真经交与素昧平行的宇文烈请代赴约。宇文烈以“无字真经”换回了一具尸体，还险些送了性命，曹月英再度落入那些武林败类之手，并非不可能。

突地，宇文烈发现殿墙后壁坍口之处，血迹斑斑，心头剧震之下，弹身射向坍口，目光扫地，忍不住惊呼出声。坍口外丈许的草丛中，赫然横摆着一条断臂，粉白细腻，不问可知是属于女人的。

莫非曹月英已遭了毒手？这断臂的属于她的吗？

他与曹月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言，仅只是在某种巧合的情况下，他本“武道”的精神，替她办这件事，现在，曹月英离奇失踪，极可能已遭不测之祸，他势不能一走了之，好歹总要弄个水落石出。

斑斑血渍，一路洒向庙后。宇文烈循着血迹搜去，越过只剩下尺许墙基的围墙，一片密林展现眼前，血迹已不可辨。正待欺身入林之际，一阵血腥味扑鼻而来，心中又是一惊，目光游扫之下，发现两丈外的一丛矮树之中，露出一片裙角。

他一个纵步到了矮树丛前，拨开枝叶，赫然是一具独臂女尸，但却不是曹月英，不管死者是谁，既然陈尸此间，必与曹月英失踪有关。心念几转之后，终于闪身入林，展开搜索。足足两个时辰，他搜遍了周近五里范围每一个角落，一无所见，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。

他颓然返回破庙，在殿前院落之中，掘了一个大坑，把桐柏老人埋葬了，然后取过庙中一块石碣，把原来的字迹抹去，运指大书：“桐柏老人之墓”六个大字，下署宇文烈敬立。

他的目的是，如果曹月英不死，可能会重返破庙，她见了墓碑，自会明白一切，自己也算是对她有了一个交代。

诸事停当，正待转身出庙，蓦然，一阵人语之声，由远而近。

宇文烈心念一动，闪身隐入偏殿之内，伏在窗口后，眇起一目，从隙缝外望……

三条人影，掠入正殿之中，片刻之后，又出现殿廊之上，其中一个是个驼背老者，一袭土蓝布长衫，掩章膝盖，虽是个驼子，但身量却与普通入相等，如果直起背来的话，至少要比一般人高出一头。另一个身着锦衣，年在四十左右，满面奸邪之气，第三个是个花信年华的少妇，左袖齐上臂而断，斑斑血渍，染透了半边身。

宇文烈几乎失口而呼，那少妇赫然正是不久前在庙后矮树丛中所见的那失臂女尸。难道死了的人还会复活？要不就是她根本没有死，只是暂时昏厥，自己一时粗心，没有看出来？

再一注目，不由寒气大冒，那少妇右手，赫然握着一支断臂，神色自若，似乎失去了臂在她看来根本不算回事。天下竟然会有这等怪事，尤其是一个花信年华的少妇。

两男一女沉默了片刻之后，锦衣中年首先发话道：“三妹，你没事？”

那少妇嗲声媚气地道：“没事，这一掌还挨得起！”

宇文烈在暗中大是惑然，对方断了一条手臂，竟称没事，连提都不提，这可真是匪夷所思了。

锦衣中年目注驼背老者道：“大哥，是否就此罢休了？”

驼背老者目暴凶芒，

一阵怪笑道：“笑话，若非我三人分途兜截落了单，魔剑王平算什么东西！”

突地，一个阴森刺耳的声音接话道：“蒙山三怪又算什么东西？”

三人面色大变，齐齐怒哼出声。

宇文烈确实吃惊不小，想不到这两男一女竟然会是黑白道闻风丧胆的蒙山三怪，三怪是同门师兄妹，老大神风驼轻功震世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老二人面兽心，残狠绝伦，三妹三手妖狐，淫荡成性。三人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一

般的心黑手辣，武功也高得出奇。只不知三怪何以惹上了以杀人为乐的魔剑王平？

心念之中，只听“三怪”之中的老二人面兽心森森一笑道：“王平，有种的现身出来！”

微风飒然中，一个形态猥琐的枯瘦老者，鬼魅般地从殿廊的西端出现，腰系一柄长剑，剑身黝黑无光，竟然没有剑鞘，由于人长得矮小，剑尖几乎触及地面。

宇文烈错愕不已，名震武林的杀人王“魔剑”，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糟老头，真是人不可貌相了。

三手妖狐堆下一脸媚笑，俏生生地道：“王平，这笔帐如何算？”

神风驼接着声如雷吼般的道：“姓王的，蒙山三怪睚眦必报，咱三妹被你一剑断臂，又被掌击重伤……”

魔剑王平嘿嘿一笑道：“驼子，令师妹断臂彼此心照不宣，至于那一掌，在下已留了情，拍中晕穴是有之，若说重伤倒未必！”

人面兽心冷冷地道：“凭你阁下这么两名话就交代过去了？”

魔剑王平凶睛一瞪道：“依你说呢？”

人面兽心阴声道：“你自断一臂，毁去魔剑，这段梁子揭过不提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你认为办得到吗？”

“如要我兄妹动手，可得加上利息！”

“兄台愈说愈奇了！”

“不信可走着瞧！”

“三怪”互望了一眼，举步向魔剑王平欺去，眼一花，神风驼已不知用什么身法，公然转到了魔剑王平身后，形成夹峙之局。

魔剑王平似将三怪毫不放在心上，稳立原地悠闲地道：“三位可知本人此来的用意？”

三怪一怔，止住进迫之势，老大神风驼道：“有话快讲！”

魔剑王平并不回顾神风驼，声音却已变得冷厉地道：“三位把那小妞儿如何了？”三怪面现茫然之色，人面兽心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阁下说谁？”

“桐柏老人的宝贝女儿！”

“阁下弄什么玄虚？”

“三位心里清楚！”

“一点也不清楚。我兄妹一时大意，被你得手，现在又来这一套，姓王的，告诉你，‘无字真经’你阁下无法安享！”

“噫！奇怪！”

“什么奇怪？”

“那小妞儿失踪了！”

“哼，少来这一套，谁能从‘魔剑’手下带走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这话……”

宇文烈已从对方口中知道曹月英先被蒙山三怪挟持，嗣后又被魔剑王平劫走，现在，又不知落入何人之手，这人既能轻而易举地带走曹月英而不为魔剑王平发觉，这份身手，的确骇人听闻，自己是不是该管呢？

魔剑王平突地朝院中一指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三怪”同时哦了一声，四个魔头同时弹身院中，敢情四魔直到此刻，才发现院中多了座新冢。

人面兽心惊呼道：“怪事！‘桐柏老人之墓’……”

三手妖狐也骇然道：“宇文烈敬立，宇文烈是谁？”

魔剑王平也以迷茫的声调道：“奇怪！桐柏老人怎会被葬此地，而且这怪事发生在一个时辰之内……”

神风驼冷冰冰地插口道：“十有九成那‘无字真经’已被这叫宇文烈的拿去赴‘死城’之约，双方约定在这破庙见面，不然那妞儿身边何以搜不出‘无字真经’，桐柏老人又何以被葬此间，看来我们枉费心思了！”

宇文烈暗惊这大怪心思的缜密，推测得宛若耳闻目见。

人面兽心阴阴地道：“大哥推测得极是，但是否也有可能是那从王兄手下劫走小妞的人故意布的疑阵呢？”

三手妖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极有可能！”

人面兽心道：“掘墓一看，便知真假！”

宇文烈登时心火大冒，暗骂了一声：“找死！”

神风驼沉哼一声：“这有何难”举掌便朝坟堆劈去……

“住手！”暴喝声中，四个魔头同感一震，神风驼硬生生撤回了掌力。一个白衣劲装佩剑少年，倏然出现在偏殿阶沿之上。他，正是宇文烈。

四个魔头发现出声喝止的竟然是个二十不到的毛头小子，禁不住哑然失笑。

三手妖狐右手仍紧握着那只断臂，眉开眼笑地上前数步，格格媚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宇文烈冷眼一的扫三手妖狐，口里哼了一声，并不作答。这一眼冷漠森寒，犀利如刃，名列三怪的三手妖狐竟然为之芳心一震，暗忖，天下竟然有这等冷漠的人，偏又长得那么俊。一室之后，媚眼斜抛，扭腰摆臂，又向前移了一步，嗲声道：“哟，小兄弟，你没听见姐姐我对你说话？”

宇文烈看不惯这种妖媚之态，脱口骂了一声：“不要脸！”

三手妖狐可能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辱骂不要脸，登时粉腮大变，眉目现煞，厉声道：“你骂谁？”

宇文烈冷冰冰地道：“除了你大概不会有别人！”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一头骚狐狸！”

“小子，你找死！”喝声中，身形一旋，闪电般以手中断臂点向宇文烈“七坎”重穴，出手快捷奇诡，实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望其项背。

宇文烈不接不架，对点来断臂视若无睹。“七坎”重穴如被点中，轻则成残，重则丧命。

就在即将点中的分秒之间，三手妖狐突然地收势。宇文烈不屑地道：“为何不点？”

三手妖狐又恢复荡态，骚媚入骨地道：“小兄弟，姐姐我确实不忍心伤你！”

宇文烈剑眉一挑道：“凭你还伤不了我，别装你的臭美！”

三手妖狐粉腮又变，冷喝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就试试看！”声落招出，快逾电光石火，仍是用那只断臂，戳向“璇玑”“乳中”“中堂”三大要穴。

宇文烈纹丝不动，硬承受了这一招三式。

惊呼声中，三手妖狐连退数步，骇然望着宇文烈不能出声。

谁也想不到这名不见经传的青少年人，功力已到了“闭穴易位之境。”

神风驼栗声道：“三妹，你退下！”

宇文烈冷哼一声道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！”也字离口，手掌已挥了出

去。这一掌玄妙无比，三手妖狐竟然避无可避地被震得退了五六个大步，几乎栽了下去。这一手，看得在旁的三个魔头大是骇然。三手妖狐粉腮通红，目中杀机大炽，娇躯一挪，正待……

人影一晃，神风驼已横栏在三手妖狐身前，迫视着宇文烈道：“小子，你到底是何人门下？”

宇文烈寒声道：“这你可以不必问！”

“你不会没有名字吧？”

“在下宇文烈！”

“宇文烈就是你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桐柏老人尸体何来？”

宇文烈心念疾转，自己此刻如不把话说清楚，桐柏老人难免遭毁墓之厄，同时也为曹月英带来无穷后患，当下冷静地道：“从‘死城’以‘无字真经’换得！”

四魔不由面面相觑。

魔剑王平双睛一瞪道：“是你小子代那妞儿赴约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！”

二怪人面兽心冷凄凄地道：“打开坟墓，看看是否真的桐柏老人，真假立判！”大怪、三怪立即附和。

宇文烈登时面罩杀机，怒声道：“桐柏老人一代门派宗主，既遭不幸，你等竟然连尸身都不放过？”

人面兽心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本人一向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！”

宇文烈飘身下了阶沿，厉声道：“在下忠告四位最好是少作孽！”

神风驼暴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还敢怎么样？”

宇文烈寒声道：“杀人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小子，你杀得了谁？”

“各位无妨试试看？”

“老夫成全你！”随着喝话之声，一道排山掌力朝宇文烈劈了过去。

宇文烈面上杀机更浓，双目暴射栗人寒芒，但却不闪不避，也不接架。狂涛怒卷之中，宇文烈退了三个大步。

四魔大是骇然，对方竟然厉承三怪之首的神风驼一击而面不改色。

宇文烈右手徐徐按上剑把……神风驼心中虽惊，但老脸却有些挂不住，双掌一圈，再度呈攻击之势，有如万均雷霆，奇诡狠辣，世无其匹。人面兽心若有所思般地怪叫一声：“大哥速退！”叫声未已，惨号已破空而起，血花四溅。神风驼头碎额裂，砰然栽倒。

宇文烈的确是面不改色，手中一柄奇形怪剑尚呈下击之势，剑身上的脑血滴沥，令人怵目惊心，不，那不是剑，说是一支带柄的尺还恰当些，它没有刃口也没有尖锋，只是一根平头铁尺，隐隐泛出青光。

三手妖狐惊呼一声：“阎王剑！”

魔剑王平与人面兽心顿时面色剧变，眼中尽是骇芒。

人面兽心战声道：“阁下是铁心……”

宇文烈冷极的道：“既知此名号，想来必知道所立的规矩！”

魔剑王平半声不吭，弹身飞逝。

人面兽心向三手妖狐施一个眼色，双双弹身而起……

“慢着！”喝声不大，但似乎别具威力，两怪居然乖乖地刹住了身形。宇文烈用手朝神风驼的尸身一指，道：带去！”

人面兽心片言不发，挟起神风驼的尸体，与三手妖狐疾掠而逝。

宇文烈缓缓把“阎王剑”入鞘，痴立片时，向桐柏老人的坟墓，作最后一瞥，举步便向庙门走去。

方自一脚踏出庙门，不由地呆住了。庙门之外，。摆着一顶彩色小轿和一只小巧的画舫相距约两丈。

荒山野寺，一顶小轿已够令人惊奇，画舫本是水上之物，而今不但上了陆地，竟然呈现在这种人迹罕至之处，的确有些不可思议。

宇文烈呆了半晌，不见动静，心想，我得看看是怎么一回怪事。心念之中，举步前欺，走出四五步，距轿舫约三丈之外，突被一股无形劲气所阻。他这一骇，非同小可，立即意识到这轿舫之中，隐有功力极高的能手，双方如埋晃在练一种奇门功力，必然是在以真力拼斗。他试着运气前欺，无形劲气立生感识破，一道反弹之力，把他震得一个踉跄。他确确实实的震惊了，窒在当场，无法动弹。

有顷。只见画舫晃了两晃。彩色小轿之中，传出一个冷漠但娇脆悦耳的女人声音道：“你可以走了，明年北日再见！”

画舫中传出一叹叹息，一个悲怆的男子声音道：“筠妹，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那女子怒声道：“冷子秋，你什么衣思？”

画舫中的男子低声下气地道：“筠妹，二十年来，难道你不折磨我不够？”

“哼，折磨，你想破坏当初的约言？”

“筠妹，人生一世，草逢一春，你我的青春都已退色了

“别想用言语打动我的心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！”

“筠妹，二十年了，你还不原谅我当年一时之错？”

轿中女子似被之句话所动，沉默了片刻，仍又冷冰冰地道：“是地，在你是一时之错，在我却是终身痛苦！”

画舫中的男子又是一声长叹道：“筠妹，照此下去，将作何了局？”

“了局？哈哈……”小轿中传出一连串凄清的笑声，最后笑声变成了啜泣。

宇文烈突地想起武林中盛传不衰的两句歌谣：“妾随彩轿至，郎乘画舫来”。彩轿画舫分别紧代表两名功力深不可测的男女高手，专管人间不平事，武林宵小一听那两句歌谣，亡魂丧胆，据说舫轿形影不离，是到年青夫妇，但没有人见过这一对武林奇人的真面目，这一对怪异夫妻之突然绝迹江湖，其中定有一个离奇动人的故事，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武林秘辛。

轿舫中人，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出宇文烈的存在，仍旧争论不休。

彩轿中被称作筠妹的女子，自动地止住了哭声。

画舫中被唤为冷子秋的男子开口道：“筠妹，二十年了，你还消不了这口气？”

轿中女子凄厉地道：“冷子秋，当初约定每年此日见面较量一次，如你胜了，我马上自决；如我胜了，第二年再来，你问我将来作何了结，你想法胜过我，我死，一切都了结了！”

这种约定，不但荒唐不经，而且完全不近情理，宇文烈几乎失口而笑，照此而论，男的功力再高也不敢胜过女的，败了，还可图每年一见，胜了，这场戏就算落幕。

舫中人近乎悲愤地道：“筠妹，二十年来，我跑遍了白山黑水，大漠边荒，就是找不到白世奇那厮的踪迹，也许他已经死了！”

宇文烈不由必中一震，神风帮帮主“玉神龙白世奇”之名，他听说过，白世奇不但武功深不可测，而且风标绝世，被誉为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人貌武功，疯魔武林，二十多年前，突然改变作风，大肆杀戮武林高手，曾引起整个武林公愤，被视为十恶不赦之徒，后来不知怎地失踪江湖，神风帮也告神秘地消失。当今武林人谈起二十多年前玉神龙白世奇所造的血劫，仍有谈虎色变之感。不知这彩轿画舫，与玉神龙白世奇之间，有什么过节？

彩轿中人语音微带激动地道：“你找到他又怎样？”

“把他碎尸万段！”

“你是他的敌手吗？”

“不能杀他就死在他手下也好！”

“我不许你杀他！”

“这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亲手杀他！”

“筠妹，我们联手查访他的下落……”

“不，还是各走各的！”

“筠妹，你……”

“冷子秋，白世奇授首之日，就是你我夫妻和好之时，从此刻起，取消一年一会的约言，专访白世奇的下落！”“如果他已经死去呢？”

“鞭尸！”鞭尸两字一出口，使一旁的宇文烈打了一个冷颤，由此可知双方间怨毒之深。

画舫中人激动地道：“筠妹，如果我夫妻……”

“记住，我们现在还不适用夫妻之称！”

舫中人一窒之后，又道：“如果彩轿画舫重现江湖，并扬言索帐，或可迫使白世奇现身？”

轿中人冷冰冰地道：“你不必找借口与我一路！”

舫中人嘿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筠妹，这不是借口，这是可以一试的办法！”

轿中人沉默片刻，道：“好，但记住你我之间却没有夫妻的义务，如果白世奇不授首，关系永不改变！”

舫中人欣然道：“我发誓遵守！”

轿中人话锋一转，道：“你发现那小子有什么异样否？”宇文烈一听对方的话锋已转到自己身上，不由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，他忽然后悔不该因一念好奇，而听了对方的秘密，这在武林中是犯忌的。

舫中人语音也一变而为森冷，道：“若非我早发现此点，还容他呆在此地？”

“你看如何？”

“太像了！”

“有此可能吗？”

“极有可能！”

“那岂非天从人愿？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“问问他！”

宇文烈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，但意识到麻烦已上身来，只有冷静应付。

画舫一晃，竟然横到了宇文烈身前八尺之处，画舫具体而微，看来是精